

所有可能时间要有“心思”的人
都要拿出十二分的力气抵抗
必须心领的!

女乔凉

TIAOCHONG

十月微微凉

SHUI WEIWEI LIANG
WORKS



论如何死缠烂打追女神:

怒刷存在感

+

厚脸皮

+

装学霸

- 大齐第一位女状元的奋斗历程
- 史上最傲娇自恋男主的追妻记



本姑娘颜值也赞得好好的,
怎么就被宋小六那家伙搬到了他家呢?

娇宠

JIAOCHONG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娇宠 / 十月微微凉著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550-3

I. ①娇… II. ①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68872号

书 名 娇宠

作 者 十月微微凉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石 颖 唐 婷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编辑 唐 婷 朱明迪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260千字

印 张 9.5

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,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550-3

定 价 26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-----• 目 录 •-----

第一章 初相见，心意动.....001

第二章 颜如玉，笑生花.....028

第三章 破陈规，入书院.....057

第四章 练马球，出意外.....088

第五章 马球赛，初扬名.....116

第六章 遇险情，诉衷情.....152



-----• 目 录 •-----

第七章 撞凶手，有内情.....174

第八章 解心结，情意浓.....202

第九章 生波骤，勇救人.....233

第十章 折桂天，花烛夜.....264

番外 坚持住，不放弃.....294



第一章 初相见，心轰动

大齐端午年间。仲夏时节，天气十分炎热，要说这京中最好的去处，当属清河园。清河园建在京郊，主子是当朝最为得宠的长公主清荷公主，清河园也是取自“清荷”的谐音。许是位置关系，这园子冬暖夏凉，十分惬意，而长公主也是好客之人，时常呼朋引伴，用来招待友人。更有甚者，会与长公主借园子举办宴席，图的不是排场，而是这份惬意。

借园子最多的，当属宋丞相府的小公子。京城的达官显贵，多是亲戚套着亲戚，长公主与丞相府，算得上是至亲了。长公主当年嫁与的便是宋丞相的兄长，也是当时宋家的大公子，只可惜天妒英才，不过短短三年，大公子就病逝了，自此长公主便成寡居之人。她不似一般的皇家公主，另嫁抑或是养些面首，反而一直守着那尊牌位，坚称自己是宋家人。许是因为这样，她与宋家的关系一直极好。而她最为疼爱的，便是这位宋府的小公子了。

宋府小公子唤作楚瑜，在兄弟中行四，论起兄弟姐妹，又是行六，宋夫人时常喊他小六，因此这名字便叫了出来，外人皆称六公子。

而此时，这位宋六公子的心情却不太爽利。说好宴席时会安排京中名角南桂枝来唱戏，但是到了时辰却连个影都没有，他怎能不生气，这不是平白地触他霉头吗！如今也不是听不听戏，只是要争这口气。

看自家主子不高兴，连喜在一旁连忙道：“六爷，奴才已经去秀丝坊催了，您放心，南桂枝小姐一定会到，断不会让您脸上难看。”

这场宴席本就是宋六公子举办，他也夸下海口会邀请到南桂枝，其实按照宋家的身份，别说只是邀请，就算是直接杀了南桂枝都不会有人计较一二，但是这南桂枝近来搭上了太子，也选起客人来，并不是什么人邀请都会到场。即便是五皇子邀请，她也婉拒过，因此大家更是在能否邀请到她这事上互相攀比。

宋楚瑜：“她如若不来，一开始拒绝便可，答应了我又不来，这算什么事儿。我就见不得这样的人，你们等着，我去去就来。”

宋楚瑜不过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，又在家中极为娇惯，凡事不拘小节，任性妄为，他越想越是生气，倒也不顾自己的身份了，直接驾上马便径自离开。

连喜看六公子勒住缰绳有些吃力，想到他前些日子胳膊受伤，连忙上前劝阻，却只看他一溜烟而去。心道一声不好，连喜也顾不得其他，直接追了出去，众位公子哥面面相觑，有些不明所以。

宋楚瑜横冲直撞，直奔着秀丝坊而去，好在这秀丝坊也并不远，不足半个时辰便到了。他一个踏步下马，便往里冲，门口小厮见是这位活阎王，也顾不得拦，只大声叫喊：“宋六公子到……”

这般的声响，更似给屋里提醒。

“南桂枝，你给我出来，你这女子，实在是太过狡诈！”宋楚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将门踹开，“南……”他顿时停下了话茬。

屋内除却南桂枝，竟还有一位少女。少女听到他的叫声，缓缓回头，宋楚瑜打量过去，心里一突，少女一身淡蓝纱裙，如同十来岁女童般绾着双髻，妆容清淡，却眉不扫而黛、颊不脂而红、唇不涂而朱，整个人俏丽极了。

宋楚瑜也是见惯了各色女子的，但是如同她这般的却是没有，一身素净，又别着一枚金步摇，说寡淡，却艳丽；说艳丽，又觉得这两个字极为不适合她。这般看着，宋楚瑜竟是呆了。

南桂枝见他如此，立刻站了起来，不过是轻微拉扯，那少女立刻走进了内室。

南桂枝笑言：“六少爷怎么过来了？真真儿是稀客。”

宋楚瑜这才反应过来，他冷哼一声，怒言：“你这女人，怎么可以这样说话不算话。既然答应了我要唱堂会，如何这个时候还在秀丝坊，你说，你可是诓骗于我。”

南桂枝暗道一声不好，怎的见了小姐就忘了这件事，如此确是她的不对。南桂枝“哎哟”一声，娇笑道：“瞧我这记性，我竟将此事忘记了，委实是该打，我现在就交代一声与您一起过去。六少爷大人有大量，可莫要怪小女子处事不周，惹人笑柄。小女定要好好地补偿六公子。”

宋楚瑜望着门帘咬唇，想问刚才那女子，却又不晓得怎么开口。南桂枝看他直勾勾的眼神，心下警惕起来，上前一步挽住宋楚瑜：“六公子，您先出去等我一下，我是女子，总归要稍作打扮。您放心，我保证不误了您的事。”

宋楚瑜低头看向她挽住自己的手，厌恶地扒拉开：“说话就说话，干



吗动手动脚！”

南桂枝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：“哎哟我的好少爷，您出门等我下啦！”
到底是个女子，南桂枝将宋楚瑜推到门外，连忙进了内室。

她有些不好意思：“小姐，您受惊了吧？”

被唤作小姐的少女道：“小南，我给你添麻烦了吧？”

南桂枝摇头：“没有。这位六少爷看着张扬跋扈，其实最好糊弄了，我一会儿多唱两首，面子上给他做足，他一定不会继续生气。只是刚才他看见了小姐，不晓得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，瞧着那个猪哥儿的表情就讨厌。”

“没关系的，等会儿我从后门离开，他又不认得我。小南，你与那些老爷、公子接触，一定要多小心呀，他们都没啥好东西，八成想着占便宜。”

南桂枝忍不住笑：“小姐还操心我呢，我在这一行这么多年，也习惯了，再说他们哪里糊弄得了我，名上我现在可是太子的人。小姐放心便是，只是您住在舅老爷家，也不那么处处顺心，如若小姐有什么难处，让小桃过来找我便是。我虽然下九流，但也在京城混迹多年，认识些人的。”

少女：“我知道的。不过我想也没什么事，他们对我都很好。”她勾起了嘴角，小小的梨涡若隐若现。

南桂枝微笑摇头：“小姐好生保重便是，总之您记得我的话。”

少女点头：“好好好，记得你的话。我先走了，怕是小桃也等急了。”她不能一直待在这里。

南桂枝边换衣服边道：“我跟他走，小姐从后门快些离开便是。”
停顿了一下，南桂枝继续道，“以后……小姐还是莫要再来这种地方看我了，我这样的身份，别坏了小姐的名声。”

少女认真：“小南，你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。”

南桂枝自然知道自家小姐的性格，纵然经历了这么多，她依旧是这般。她想了一下，微笑：“好了小姐，我现在把外面那小纨绔拉走，看他看你的眼神就不对。该死的，竟敢觊觎我家小姐。”

这个时候的南桂枝可和在外人面前截然不同。

宋楚瑜被南桂枝拉着出了大门，就见连喜已经等在那里，他给连喜使了一个眼色，连喜有些不解，宋楚瑜无奈，这个蠢蛋：“连喜。”

“六爷。”连喜连忙凑上前。

宋楚瑜趁着南桂枝上马车，迅速交代连喜：“你去问问门口的守卫，南桂枝屋里那个穿淡蓝裙装的女孩子是什么人。看她是戏班的人还是外面来的，叫什么。”

连喜了然：“好嘞！”真是有种我家少年初长成的感觉呀，六爷也会

注意姑娘了！

南桂枝上了马车，掀开帘子往后巷的小路望去，并没有看到连喜过去，心里放心了几分，将帘子放下。

这厢几人离开，那厢少女迅速地从后门离开。等在后门的，正是她的贴身丫鬟小桃。

“小姐，我们已经出来很久了，快点回去吧。”小桃有些忧心。

“走吧。咱们不回去，他们不会走的。”少女笑了起来，并不十分担心，但是却加快了脚步。

待她回了茶楼，就见一对公子小姐正在听戏。她低眉顺眼地过去微微一笑，坐在旁边。那女子微笑道：“桑柔，你去了很久。”虽然带笑，但是话语里有几分责备。

桑柔浅笑回应：“往日里甚少出门，竟是有些呆了。下次不会给表哥表姐添麻烦了。”

“你知道就好。”

桑柔见他们都不再追问，轻轻地嘘了一口气，对小桃比了下手势，笑了起来……

而与此同时，宋楚瑜揪着戏班门卫的领子，恶狠狠地追问：“你莫要欺我，你不知道我是谁吗，竟敢诓骗于我？我明明看到她房里有蓝衣女子的！连喜，你是不是肯定人没出来？”

“真没呀！”

“快说！不修理你们，你们是不知马王爷三只眼！”

近来上京最大的八卦，便是相府的宋六公子见鬼一事了。说起这事也是一桩笑谈，大齐虽民风开放，但到底也是讲究身份的，宋六公子不管三七二十一硬闯秀丝坊，可真是让众人大吃一惊，可是再一想此人往常的行为，又有几分了然。谁让人家是相府最小的公子呢！既不用承袭爵位，又备受宠爱，自然是跳脱了些。

可秀丝坊的人数有限，蓝衣女子确实没有，即便是他给秀丝坊闹了个底朝天，该没有的人依旧是没有。南桂枝十分“无辜”，言称根本没有见过什么蓝衣女子，不知道宋六公子说什么，更把宋楚瑜气了个倒仰。

自此他跟南桂枝置上气了，见天儿地在秀丝坊捣乱，那场面根本不能看。南桂枝戏言许是撞鬼，这下子，六公子见鬼被鬼迷住的事传得沸沸扬扬。

桑柔听着几个长辈笑谈此事，默默地坐在一旁不搭腔，乖巧地做着



刺绣。

呃，那个传闻里的女鬼，貌似就是她！

“我记得，他们说的那日，柔表妹似乎也是一身蓝衣出门呢！”李姝蓉微笑着看向了坐在一旁做女红的小表妹。

桑柔被点名，将手中的绣品放下，笑着望向李姝蓉：“多谢表姐。”

这倒是让人不解了。

“你谢蓉姐儿作甚？”李老夫人不解地问道。

桑柔笑眯眯：“当然要谢表姐夸奖我好看呀。那戏文里的女鬼，不都是明艳照人吗？而且想来能让宋六公子过目不忘，必然是个大美人。表姐说我也是一身蓝衣，许是六公子见到的是我？”

李老夫人伸手打了她一下：“你这妮子，可不兴这么胡说，如若外人传了出去，可于你的名声有碍，玩笑话也是不能说的。”话虽如此，李老夫人还是被她逗笑了。

李姝蓉也笑言：“姐姐我可没有这个意思，表妹最会胡闹。”

桑柔娇俏：“哎呀，我还以为自己能做个大美人呢！”

李老夫人笑了起来：“大美人可不是说的。再说咱们大齐更重女子才学，那容貌不过是锦上添花，哪里有那么重要。你呀，还要好生跟着你表姐多学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桑柔笑盈盈地挽住了老夫人的胳膊，“表姐那么能干，我能学到她一成就高兴啦！”

“照我看呀，表妹最是嘴甜了，我这表姐才是自愧不如呢。”李姝蓉微笑着摇头。

老夫人见两人如此，与一旁的周氏打趣：“你看这些女娃娃，个顶个的机灵呢。”

周氏勾起嘴角：“咱们李家的姑娘，哪有不好的道理？”

一旁的李姝婧、李姝媛都微微垂首，露出笑容。

桑柔自然听得出周氏话里的意思，不过她仍是一副娇憨的样子，笑容可掬地继续做手工，间或听她们说几句家常，笑着附和。

待到傍晚回房，小桃为桑柔整理筐篋：“小姐，今天夫人那话分明是针对您的。”她一个小丫鬟都听得出来，李家的姑娘都是好的，可她家小姐根本不是李家的姑娘。

桑柔看一眼小桃，小桃吐舌头：“小姐这么好，她们却不喜欢您，我是为您不值。还有大小姐，她分明就是故意试探您，还装成那样，看着就让人不喜。”

桑柔并不郁结，只认真交代：“我与你说了几次了，这里不是咱们靳家，是李家。我只是李家的表小姐，他们能够收留我们已经是不易，我们可不能要求更多。如今这般已经很好，我们也不是银子，不能要求人人都喜欢我们，对吗？就算是银子，也有那不爱俗物的。如若你这样胡言乱语被人听了，你说我能保得住你吗？连我都是寄人篱下，更何况你？”

小桃想了一下，眼圈泛红有些难过，不过还是点头：“奴婢知道了，奴婢不会给小姐添麻烦的。”

桑柔点头：“你知道就好，凡事机灵点没有坏处。”

小桃又重重点头。

桑柔看她听进去了，笑着拉了拉她：“你可要一直在我身边。”

小桃立刻回道：“我当然要在小姐身边，夫人交代过我的，我要一辈子都守着小姐，保护好您。”

桑柔笑了起来。

小桃与她一起长大，最为单纯，即便是如今这样的环境，也没有将她的单纯磨砺掉多少。相比而言，比小桃还小半年的她，倒是已经将一切看得清楚。

她外祖家是京中权贵，但她母亲却偏要嫁于一个无甚根基的先生，也就是她父亲，纵有好的名声，却没什么广阔的前途。家中耐不住她的坚持，最终同意。可是人的际遇总是难说，就在桑柔十岁那年，她父亲回京路上意外亡故，之后母亲也大病一场，生活艰难，唯有带她回到李家。不知是思念亡夫还是寄人篱下，不过三个月，她的母亲也跟着去了。从那以后，她就清楚，这李家要她独自一人闯了。因着当年母亲的执意下嫁，李老夫人对她父亲十分介怀，连带对她也并不十分亲热，如若不是桑柔处处端着小心地讨好，许是情形更差。现如今倒还好，最起码老夫人会照拂她一二。

至于舅母周氏，桑柔是知道的，周氏原本就十分不喜自己的小姑，后来又带着桑柔找上门，更是让她觉得不耻。已经出嫁的女子，哪有这般回到娘家的？更何况，当年还是她执意要嫁。从骨子里，周氏十分看不起桑柔的母亲李氏，自然，也看不上“拖油瓶”桑柔了。

不过即便是如此，桑柔还是十分感激，毕竟他们没有让她流落街头。李家不愁吃穿，纵使会被上些“眼药”，也是无妨的。

而且李家也不是看起来那么和谐，不会总有人想起她，这般已是很好。

桑柔生性乐观，并不伤春悲秋，她现在的生活目标就是攒够嫁妆，找一个良人嫁出去，共同奋斗！



“对了小姐，他们说的那个人，分明就是您呀。南桂枝为什么说您是女鬼呀？”小桃不解。

桑柔点她的头：“不说我是鬼，要说我是什么人？若是那个六公子真的找了过来，我如何自处？我还要名声吗？宋六公子不过是一时兴起，如若我们不知道轻重，那么失仪的只会是我们。他们那样的家族，会让我这样一个小孤女做儿媳吗？”

小桃恍然：“原来小姐想的这么多。”

桑柔认真真道：“我要嫁给一个有上进心的人，才不要和小纨绔扯上关系。再说他又不可能娶我，既然小南骗了他，就让他以为自己见鬼好了。”

宋楚瑜心情不好，可要他道出个一二，他又全然不能说。这般想着，恍然间他竟真的怀疑自己是不是见鬼了，不过又想到那女子清丽的容貌，便觉得必然不是见鬼。如若真是鬼，怎么会大白天出现，又怎么会那么清灵？

他羞耻地捂着自己的胸口，这种只要想起她就仿佛被雷击到的感觉是怎么回事？

“六爷，您再不回家，老爷怕是就要怒了。”连喜小心谨慎地开口提醒道。

这些日子他们家主子一直盯着这个秀丝坊，结果半个人影都没看见。当然，做奴才的可不敢胡说，他只要跟着六爷便是。但是……六爷上边总还有个老爷不是？

“怒就怒呗，老头子还能如何，哼！”宋楚瑜冷哼一声，吩咐身边几个人，“反正看见人就闹，我就不信了，她还能一直坚持不说那女子是谁。”

“哎，好嘞！”跟着宋楚瑜的除了宋府的几个家丁，还有一干公子哥，原本他们也不想来，但是宋楚瑜都闹了这么些天，传闻里会罩着南桂枝的太子也没有出现。可见，太子爷也是忌惮宋家的，毕竟如今宋家权势大如天，太子没必要为了一个戏子得罪宋家的人。能看热闹，他们哪有不看的道理？

宋楚瑜撸袖子：“掘地三尺，我也得找出这人。”

他话音刚落，就看一顶官轿停在他们不远处，一个小厮颠颠儿地跑了过来：“小的见过六爷。六爷，大爷说让您过去叙话。”这人便是宋家大公子的贴身小厮。

宋楚瑜也不整理衣装，只那副浑样来到轿子边，刚到近前，轿帘便被

掀开。宋家大哥年纪二十七八，十分严肃正经，他望一眼那乱糟糟的秀丝坊门口，道：“我是来接你的。”

宋楚瑜呆滞：“接我？我认得回家的路，不用接，我还要继续闹呢！没道理她南桂枝一个戏子就敢跟我玩心眼，我见鬼？我见的最大的鬼就是她了。”

宋家大哥唤作宋楚廉，他皱眉：“你这成什么样子了？你是瓷器，她是瓦片，何须与她一般见识？你要找人，犯不着如此，这么闹下去也未见得能有结果，倒不如交给我。我保证，十日之内将此人的生平、家境、名讳悉数告知你，如何？”

宋楚瑜斜眼：“你不会是糊弄我的吧？父亲还是母亲指使你来的？”

宋楚廉叹息：“你这般，哪还需要人指使？再让你这么闹下去，咱们宋家也不用做人了，丢人都能丢到城外。你放心，这事哥哥应了便不会欺你，这是咱们兄弟俩的秘密。”

宋楚瑜琢磨起来。

“哥哥什么时候骗过你？”

宋楚瑜翻白眼：“还真有。而且，我也不怎么怕丢人，我不经常给咱们家丢人吗？一回生两回熟。如果没有我，怎么能衬托出你们呀，偷着乐吧你！”

如若这话让宋丞相听了，怕是又要气个倒仰，这个儿子似乎就是这般混账。不说宋丞相，如今宋楚廉也让他气得差点摔下轿子。

他点着宋楚瑜：“你个浑小子，柴米不进是吧？我说话算话。跟我回去，咱们家的名声呀，都让你给败坏了，你还得意扬扬。衬托？我用你衬托？我十三岁就是两榜探花，你十五了还只会招猫逗狗呢！”

宋楚瑜得意地嘿嘿笑：“招猫逗狗其实也是本事，所以你不招人稀罕，家里人人都稀罕我。”

宋楚廉实在是听不下去他的浑话了，直接给他拽进了轿子，吩咐道：“起轿！”

“哎，我说你这人、你这人怎么这样呢，没意思了啊。”宋楚瑜斜倚在轿子里，拿眼角看着宋楚廉，宋楚廉也不理他。

“凡事不要看得那么局限，你又怎知那蓝衣女子不是南桂枝用来故意吊着你的？如今不说，只是让你更加心焦罢了。容易得手的，通常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她在这一行的时间也不短了，不会不明白这样的道理。你莫要被人糊弄了。”宋楚廉总算开口了，不过话却是宋楚瑜不爱听的。

“你才被人糊弄了，你全家都被人糊弄了，小爷是一般人吗！我看人



那是火眼金睛，你可别把我当傻瓜，那蓝衣姑娘清灵得跟仙女似的，才不会和南桂枝一起给我闹个仙人跳呢。”

宋楚廉被他气笑了：“我全家难道不是你全家吗？你能不能不每天琢磨那些没用的，但凡你有一点……”

“你可拉倒吧。”宋楚瑜打断哥哥的话，“别给我讲道理，没用，我不吃那一套，咱爹讲都不好用，你觉得自己更厉害呗！反正我跟你回家了，你得帮我找人，五天。”

“刚不是说十天吗？”宋楚廉睨他。

“你看，你把我拽回去，咱爹那边讨好了吧，咱娘那边得意了吧？你得了这么多好处，必须给我往前进五天呀，我着急。你倒是媳妇孩子热炕头，咋就不想想我这光棍的心？”宋楚瑜半真半假的戏言，惹得宋楚廉再次翻白眼，不过之后却又笑了出来，到底是最小的弟弟，也不过比他的长子大五岁而已。

“行了，五天。我不干别的，专门帮你找人，好了吧？”

宋楚瑜“哎”了一声，得意道：“果然是亲哥！”

“你就作吧。”话虽如此，其中却透着淡淡的宠溺。

“阿嚏！”桑柔揉着自己的鼻子，可怜兮兮地感慨，“我今天这是第几个喷嚏了啊。”

小桃将熬好的姜汤端过来：“小姐，您喝点姜汤暖和一下，别是伤寒了，夏日里伤寒最不容易好了。”

桑柔听话地喝光，然后眨巴着大眼睛：“我除了打喷嚏，还真没有哪儿不舒服。”

小桃失笑：“那就是有人念叨您，说不定呀，就是夫人她们呢！”

“她们如今哪有心思念叨我，听说舅母与翠姨娘闹了起来。”桑柔又是一个喷嚏，然后揉着自己的鼻子开口，“我们这段日子小心行事便是，免得被人拿作伐子，那可得不偿失，这里面可没我们什么事。”

“我知道啦！”

“好了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去主屋请安吧。”桑柔起身，看自己有些红的鼻子，转头笑眯眯地问小桃，“像不像猪鼻子？”她努着鼻子。

小桃满头黑线：“完全不像。小姐，您可别闹啦。”

待到桑柔来到主屋，几个姑娘已经都在了。其实李家人并不多，也算是人丁简单，但是这简单之下却也暗潮汹涌。

她舅舅官拜刑部尚书，除了妻子周氏，还有两位妾室，这其中一位原

是李老夫人身边的婢女，跟了李大人也是名正言顺，另外一位则是小家碧玉。两人进门只比周夫人晚上那么一年左右，后来又相继替舅舅生下了姝婧和姝媛，因此十分令周夫人介怀。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，这三人虽并非相同的档次，但是也要时常闹上一闹。

至于小辈的几个姑娘，面上倒是处得不错，实际如何，也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
“柔表妹来了，快坐，我们正巧说起你了呢！”

桑柔掀开帘子便听见这么一句，她不消看人便知晓这是大表姐李姝蓉的声音。

“表姐该不会在偷偷夸奖我吧？”桑柔俏皮地道。

屋里众人皆是笑了起来，李老夫人指着她道：“你这个丫头，就是个不着调的。每每便是如此，你说你这般，可让老身怎么放心得下。”

桑柔坐到李老夫人身边，甜笑道：“那祖母就不要将桑柔放下呀，让表姐她们嫉妒去吧。”其实李老夫人是桑柔的外祖母，但是上京习惯统称为祖母，桑柔既然来了上京，自然也是入乡随俗。

“我们才不要妒忌你呢，祖母对我们每个都好。”李姝蓉做气愤状，不过因着容貌艳丽，倒是让人觉得十分可爱。

李老夫人笑着拍了拍李姝蓉的手，道：“可不是对你们每个都好吗，如若不好，又怎么会叫你们过来。柔丫头，我刚也与她们几个说过了，三日后清荷公主在清河园办宴席，给咱们家也下了帖子，我年纪大就不掺和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们几个都跟着夫人去见见世面。”

桑柔其实并不喜参加这样的场合，而且她记得，清荷公主该是那个宋六少的大伯母吧？一旦碰见了，怕是不太好呢。看那个家伙那么跳脱的脾性，她就觉得这事不太稳妥。

许是桑柔有一瞬间的迟疑，李老夫人疑惑道：“怎么，你不想去？”

桑柔立刻回神，马上笑了起来，不过却紧紧地捏着帕子，像是几分紧张的样子：“自然不是的。祖母，我只是怕自己给大家丢脸。”

许是她紧张的样子真的取信于人，老夫人安抚道：“刚才我们正在说这事，就怕你太过胆怯呢，其实不过是做客罢了，你跟着你表姐便是，凡事莫要多言，多看少说即可。这次让你们出去也只是让你们见识一下，倒不需你们多表现什么。你们都是大姑娘了，以后这样的机会多得是。咱们不能太过显眼，不然倒是让人道轻浮。”

桑柔点头。

李姝蓉浅笑：“柔表妹和二妹三妹都出门甚少，姝蓉会看好妹妹们的。”



李老夫人一贯对李姝蓉比较器重，听她这般说，放心地点头：“你们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宴席，虽然要好生打扮，但切不可太过艳丽。个中缘由，让你们大姐姐给你们讲一讲便是。”

桑柔三人连忙回是，她用余光看姝婧、姝媛，见两人脸蛋绯红，似乎十分兴奋，她也浅笑做期待状。

下午李姝蓉一直给几人讲规矩，其实大部分都是嬷嬷在说，她只略加指点，好不容易熬到傍晚，桑柔回房便一骨碌倒在了床上：“这下可怎么办！”她是不能说不去的，祖母表现得很明显，希望她们能时常出入贵妇宴会，好生表现，也好觅得一个如意郎君。如若她说不去，还真是有点不识好歹。但是桑柔总觉得自己右眼皮一直跳，可别让她碰见那个宋六少呀。

“小姐怎么这么不愿意去呀？小姐不是说了吗，要早点物色一个合适的人嫁出去，这是多好的机会呀。”小桃不解。

桑柔哼哼：“你也听说这些日子那个宋六少闹的了，我是怕遇见他。”也不是她往自己脸上贴金，就算那人不稀罕她，他认出她是那日在南桂枝屋里的人也并不好呀。

“哪里有那么巧合的事呀，去参加宴席的都是各家的小姐，就算清荷公主对宋六少好，也不能让他在女人堆里转悠呀。”他们大齐还没有开放到这个地步吧？这摆明了就是只有女眷的宴席呢！

桑柔爬起来看小桃，小桃认真地点头：“我说得对吧？丞相府也不想闹出什么笑话呀。”

桑柔这么一想，放心了几分，好像真的有点道理呢！

被小桃这么一安慰，桑柔瞬间恢复了元气，只是她忽略了那个人是混世魔王宋楚瑜，他做任何事，都是不奇怪的。至于丢人，呵呵，宋家已经被他丢尽了，也不差这一次了好吗！

时间过得极快，转眼就到了第三日，一大早周氏就在厅里等着几人，桑柔丝毫没有耽误，早早就过来请安等着出发。周氏只打量了她一下，倒是没有多言其他，只待人到齐便出门了。桑柔和姝婧、姝媛一个轿子，两人看样子都很听话，并没有打扮得多么艳丽，似乎听进去了李姝蓉的话，可桑柔还是细心地发现，这两人都在小细节上下了功夫。

想到这里，桑柔不禁在心里戳自己：靳桑柔，你看吧，你就是喜欢这样，女孩子这样可不讨人喜欢哟！观察得那么细致干吗！

“柔表妹这身衣服真好看。”李姝媛温温柔柔地开口。

桑柔：“三表姐才好看呢。桑柔想来想去，也不知该怎么穿，大表姐

说的度我总是把握不好。早知道就去问三表姐了，三表姐这样真美。”

李姝媛一身翠绿，银白勾边，又配着同色系的珍珠发饰和耳钉，显得十分清雅。李姝媛本就是小家碧玉的类型，这般的穿着恰到好处地显示出她温和的性格。

“柔表妹最会说话了，你哪里说得过她呀，许是柔表妹心里嫉妒得不成样子呢！”李姝婧笑着开玩笑，不过笑容却不达眼底。

李姝婧的母亲当年是老夫人身边的丫鬟，自然是要巴结比较得宠的李家小姐，但是桑柔的母亲却并不喜她。如今翠姨娘也算是舅舅身边的可心人，而桑柔的母亲却去了，翠姨娘自然是不放过挤对桑柔的机会，她的女儿李姝婧也是如此。

桑柔虽然寄人篱下，却也不是那任人捏圆搓扁的小可怜，她微笑：“二表姐可说对了呢，三表姐这样别致典雅，我自然是嫉妒的。不过我们都是好姐妹呀，就算是嫉妒，我也希望表姐好呢。在心里记恨才是真的吓人呢，对吧，表姐？”

李姝婧变了脸色：“果然是伶牙俐齿。”

往日在众人面前，她可从来不会表现出自己不喜桑柔，但是如今只有她们几人，她哪里顾得上那么多。

“其实呀，我也是嫉妒二表姐的。二表姐这身虽然看着简单，却是十分难得的香云纱呢。香云纱据说千金难求，我看着，大表姐那身似乎都没有二表姐这身名贵吧？”桑柔挑拨得十分明显，虽然李姝蓉不在这里，但是李姝媛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她没有理由不介怀。

李姝婧和李姝媛一贯都是站在同一战线，既然她们要挤对她，她也并不客气。如若人人都可以踩上她一脚，那么她在李家真的不用生活了。

就如同她料想的一般，李姝媛的视线立刻被衣料吸引。人人都知道，当年的李家小姐，也就是桑柔的母亲绣技名闻天下，对染布与布料也甚有研究，桑柔虽然没有学上十成，但是也有三四成。她这般说，不会有人怀疑，香云纱看起来平淡无奇，但却是平凡里显出精贵。

李姝婧狠狠地瞪了桑柔一眼，不再继续说话。桑柔这番话的意思很明显，这布料，不会是府里的份额，只会是父亲或是祖母格外给她的，而这两样不管是哪个，怕是都会惹得周氏不喜。她不能还没踏进清河园便被周氏找由头送回府，换言之，桑柔这是在威胁她，而她短时间内不能反驳。

几人都不再言语，轿子里倒是静了下来，半个多时辰便到了京郊。清河园门口的小厮不断地将各家的夫人小姐引进门，如今正是好时节，园子里姹紫嫣红，夫人小姐俱是欣赏美景，连清河公主都坐在院中与几个命妇

